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藍公案 第四則 幽魂對質

延長、埔上、塘子等鄉共築障障水，輪流灌溉其田。八九月之間早，江、羅兩家恃強眾，紊規約，不顧朔日為楊家水期，恣意枯槁，奄所有而踞之。楊仙友不服，操刀向阻，弟兄楊文煥、楊世香隨之。羅明珠奔回，告其鄉老江立清，號召鄉眾。江子千、江宗桂、羅達士、羅俊之、江阿明、江阿祖、江阿滿、江阿尾、江獻瑞等四五十人，荷戈制梃，環而攻之。楊學文見父、叔在圍困之中，亦招呼三十餘人與之格鬥。眾寡不敵，仙友殲焉。文煥等紛紛逃竄。世香受重傷不能自脫，被擒入寨內，誇示豪雄，實以醫藥調劑，恐其死也。

是時，署潮令者為大埔尹白公。驗傷通報，未訊而歿。冬十月十有八日，餘攝篆視事，庭鞫再三，莫肯居兇手者。詞證江拱山、謝文卿，以格鬥人多，刀梃交下，實不知為誰。詢之未死之楊世香，亦僅知傷己者為羅俊之、江阿尾、江獻瑞，而致斃楊仙友之元凶，亦不能知其為誰也。

將江、羅兩姓人犯，隔別細詢，撫之以寬，動之以情，示之以威，加之以三木，鉤距畢施，刑法用盡，總以「不知」二字抵塞，無一人一言之稍有罅漏者。餘於是亦無可如何也。

居數日，陰晦，淒風慘淡。漏下人寂，餘呼兩造齊集，謂之曰：「殺人償命，古今不易。汝等清夜自思，設汝被人殺死，而人不償汝命，汝為冤魂，能甘心乎？汝等所希冀僥倖，不肯招承者，以無人指質耳，我已牒城隍尊神，約於今夜二更，提出楊仙友鬼魂，與汝質對。汝等雖有百喙，亦難以掩飾矣。」

命隸役分攝諸人，隨詣城隍廟。鳴鐘鼓，焚香再拜，起坐堂皇。先呼楊仙友鬼魂上堂聽審，憑空略問數語。謂階下諸人曰：「楊仙友在此，欲與汝等對質。汝等舉頭觀之，此以手捧心、血染紅衣者是已。」眾人或昂首而觀，或以目竊睨，惟羅明珠、江子千、江立清三人低首不視，若為弗聞也。

餘即呼羅明珠至，正言曰：「仙友在此，欲汝還其一命，汝尚何推諉哉？」明珠駭顛，良久不能答。餘曰：「汝平日利口狡賴，今仙友冤魂在茲，汝則不敢置喙，其為汝殺死無疑。

若不實言，當刑訊。」明珠服曰：「吾枉擊其顛，傷在偏左。仙友之死由鋒刃，乃江子千，與吾無涉也。」

繼呼江子千至，問之，子千不承。餘曰：「汝自與楊仙友辯論。」子千熟視不語。餘曰：「汝不見冤魂乎？魂言羅明珠執木棍傷其額顛之左，汝執長刀刺其胸膛，僵於地，汝拔刀，血隨之湧出。當日情形如此，汝尚何容辯哉？」子千曰：「是也。」餘曰：「仙友之死，由汝二人。魂所言無妄乎？」曰：「無妄矣。」餘曰：「當日號召多人，指麾令殺者為誰？」曰：「江立清也。」

遣役將子千、明珠入廟中暗處。呼江拱山謂之曰：「楊仙友怪汝，汝明知殺彼之仇，不以實告，欲沈其冤。今與汝為難，汝受賄幾何，即以汝償其命矣。」拱山叩頭曰：「殺人者，江子千、羅明珠；主令者，江立清。奈何以無干之人償其命乎？」繼呼江宗桂、羅達士、江阿明、江阿祖、江阿滿，細加詢問，皆如拱山等所言。

江立清恃其老也，刑法不能加，鬼神不能嚇，堅諉不知。

詰問良久，終不承。餘見其病甚，度不久奄人世，乃謂曰：「眾證明確，即同獄成。仙友言，禍由立清，終不肯使活，將奪其魄於道。」即將江子千、江立清諸人按律定擬，解赴大吏。

甫三日，而立清卒。潮人遂以為真有鬼神也。

譯文潮陽縣的延長、埔上、塘子等鄉，一起圍岸築堤蓄水，輪流灌溉他們各自的田地。八九月出現旱情，江、羅兩姓之人依仗人多勢大，破壞規約，不顧初一為楊家用水的日期，任意用吊桿提水，把所有的日子全占了。

楊仙友心中不服，帶著刀前去阻攔。他的本家弟兄楊文煥、楊世香隨他前往。羅明珠急忙趕回鄉里，報告給鄉長江立清，招集眾人。江子千、江宗貴、羅達士、羅俊之、江阿明、江阿祖、江阿滿、江阿尾、江獻瑞等四五十人，持著長槍，帶著棍棒趕到，把楊家幾個人包圍起來毆打。楊學文看見父親、叔叔處在圍困之中，也招集了三十多人，和江、羅兩家人格鬥。由於眾寡不敵，楊仙友被打死。楊文煥等人紛紛逃走。楊世香受了重傷，設法自己逃脫，但又被抓了回去。江、羅兩家以此顯示雄豪強壯，實際上卻用藥為楊世香治療，恐怕人死了招來大禍。

時代理潮陽知縣的是大埔縣白縣令。他派人驗傷，呈文上報，還沒來得及審訊，白縣令就去世了。十月十八日，我上任兼任潮陽知縣處理公務，在縣衙中多次審訊，沒有一個人肯承認自己是殺死楊仙友的兇手。證人江拱山、謝文卿稱言，參加格鬥的人多，刀棍交加，實在不知是誰打死了楊仙友。向楊世香詢問，他也只知道打傷自己的是羅俊之、江阿尾、江獻瑞，而打死楊仙友的元凶，他也不知道是誰。

我把江、羅兩姓犯人隔開細加審問，以寬大為懷進行安撫，用感情進行誘導，向他們顯示威嚴，並對他們使用刑具，但是，盤問方法全用盡了，刑罰也都使上了，這些人總是用「不知」

兩字抵擋搪塞，沒一人略微有一點漏洞。這時，我也無可奈何了。

過了幾天，天氣陰暗，淒風吹來，天色慘淡。更深夜靜之時，我把訴訟雙方的人召集在一起，對他們說：「殺人償命，古今不變。你們靜夜自思，假設你自己被人殺死，可是殺你的人沒有償還你性命，你作為一個含冤的鬼魂，能甘心嗎？你們之所以希望僥倖逃過，不肯招供承認，不過是因為沒人指證對質罷了。我已經發了公文給城隍，約定在今夜二更，提來楊仙友鬼魂，和你們對質。你們即使有一百張嘴，也難以再掩飾了。」

我命令差役分別管領這些人，一起來到城隍廟。敲鐘擊鼓，上好香，向城隍下拜，一切舉止都極為冠冕堂皇、嚴肅認真。我先叫楊仙友鬼魂上堂聽候審問，向空中稍微問了幾句，然後對階下眾人說：「楊仙友就在這裡，要和你們對質。你們抬頭看，這個用手捧心，鮮血把衣裳都染紅了的人就是他。眾人有的抬起頭來看，有的用眼睛偷偷斜視，只有羅明珠、江子千、江立清三人低著頭不看，好像沒有聽見我的話。

我就叫過羅明珠，正言厲色地對他說：「楊仙友就在這裡，要你還他一條命，你還有什麼推卸的呢？」羅明珠嚇得不住發抖，好長時間答不出一句話來。我說：「你平日伶牙俐齒，狡辯抵賴，現在楊仙友冤魂在這裡，你就不敢張嘴，這證明是你殺死楊仙友確定無疑。你要不實說，我就用重刑審你。」羅明珠承認說：「我用棍子打了他頭頂，傷在左側。但楊仙友是死在刀上，那是江子千砍的，和我沒干係。」

接著我叫來江子千審問，江子千不承認。我說：你自己和楊仙友辯駁。」江子千注目細看不說話。我又說：「你沒看見冤魂嗎？冤魂說羅明珠手持木棍打傷他的額頭左邊，你拿長刀刺進他的胸膛，他倒在地上，你拔出刀，血隨著噴湧而出。當時情形就是這樣，你還有什麼辯白的嗎？」江子千說：「是這樣。」我接著追問：「楊仙友的死，由你二人造成，鬼魂所說的不假吧？」他回答：「不假。」我說：「那天發號令召來很多人，那指揮殺人的是誰？」他說：「是江立清。」

我便派衙役把江子千、羅明珠帶入廟中暗處，叫來證人江山，對他說：「楊仙友怪罪你了，你明明知道殺他的仇人是誰，卻不把實際情形稟告給我，要使他的冤仇沉溺不白。現在他要和你為難，你受了一點賄賂，就要你為他償命了。」江拱山嚇得跪在地上磕頭，說：「殺人的是江子千、羅明珠，主持其事、發布命令的是江立清，為什麼讓我這旁不相干的人償他的命呢？」

接著，我又叫來江宗桂、羅達士、江阿明、江阿祖、江阿滿等人，仔細加以詢問，都和江拱山等人所說的相同。

江立清倚仗他年老，刑罰不能加在他身上，鬼神也嚇不住他，堅決推諉抵賴，說自己不瞭解情況。審問了好長時間，他始終不

肯招供。我看他病得已經很厲害，料想不會久留在人世，就對他說：「眾人的證詞明白無誤，就等於案子成立了。」

楊仙友鬼魂說，大禍由江立清造成，一定不能讓他再活下去，將要在路上奪去他的魂魄。」我就把江子千、江立清這一千人，按法律定罪，呈文上報，押解他們到上司衙門去。

剛剛過去三天，江立清就死了。據此，潮陽人以為真有鬼神的事。